

王朔／著



刘会元说：“咱抓阄算了。谁抓着什么就玩什么，也别争也别躲。”

于是我们弄了五个阄，分了五个主义五个流派，搁刘会元手里摇了摇，一齐扔到桌上。

大家纷纷下手抓，抓到手里打开，于是文坛新格局从此确定。

一点正经没有

新时期小说名家名篇



7.5
6-10

中国电影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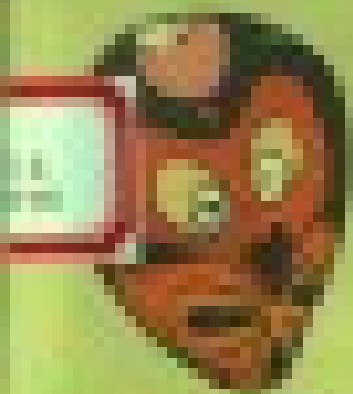
王明



王明（1901—1974），原名王若水，湖南湘潭人。早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王明在莫斯科留学期间，与康生、陈伯达等人一起，在莫斯科成立了“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即“托洛茨基主义”组织。1935年，王明回国后，在延安主持“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工作。1942年，王明在延安主持“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工作。1949年，王明在延安主持“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工作。1955年，王明在延安主持“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工作。1966年，王明在延安主持“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工作。1974年，王明在延安主持“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工作。

王明（1901—1974），原名王若水，湖南湘潭人。

一点正经没有



I247.5
W356-10

一点正经没有

新时期小说名家名篇



别会又慢，地就闹开了，他倒看什么就说什么，
出招也招数，
于是我们弄了五个闹，分了五个主又五十波话，
闹对会元手显摆了幅，一齐的闹着上，
大家纷纷下手机，抓到手里打开，于是又闹新格
是从此确定。



郑州大学

*04010210059M

163



一点正经没有

I247.5
W356-10



00698/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点正经没有 / 王朔著. —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4.1
(新时期小说名家名篇彩图珍藏版)

ISBN 7-106-02076-1

I. 一… II. 王… III. 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7207 号

责任编辑: 秦 赞

封面设计: 半 间

版式设计: 鲁洋志

责任校对: 骆 青

责任印制: 刘继海

一点正经没有

王 朔 /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E-mail: Jsja@netchina.com.cn

电话: 64299917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787 × 1092 毫米 1/20

印张 / 5 插页 / 30 字数 / 63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106-02076-1/I · 0470

定 价 14.80 元

出版缘起



郑州大学

04010210059M

这套《新时期小说名家名篇》丛书酝酿的时间不算短了，实施得却颇费周折。承蒙王朔、王安忆错爱，慨然应允登场。这套丛书就此正式亮相。好比一台排练已久的大戏，此刻就算拉开了大幕，而且的确还可以说是开场不凡。作为参与其事者，在深感欣慰的同时，首先得向这两位老朋友遥致诚挚的谢意。

屈指算来，新时期文学自发轫以来，历经近三十年，横跨两个世纪，早已是一派“三十而不惑”的成熟风光了。倘若论及新时期文学诸门类的成就，虽说千秋别呈，姿色各异，却以小说创作为翘楚，当也是不争的事实。今天的问题在于，近三十年白云苍狗、沧海桑田，新时期文学呼啸而过，既留下了波澜壮阔的景观，也难免泡沫横陈、泥沙俱下；在当事者眼里的脉络分明，到得他人乃至后人那里，或也只剩下眼花缭乱了。更何况时序更迭，眼下也该到了翻拣旧往，披沙拣金的时候了——上述种种，一并成为编辑出版这套《新时期小说名家名篇》的由来，正所谓：

雪泥鸿踪，印下历史指爪；

落花水面，留住锦绣文章。

或问：新时期文学发展而至今日，早已从万众瞩目的中心，渐次退守边缘。商业化时尚化的创作和运作，已愈益膨胀为社会主潮。此时此际筹划出版这套大书，不觉得有点不识时务，而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上令人担忧么？

答曰：古人云，凡事有所为有所不为。所为所不为泾渭分明，是谓识时务，而识时务者则为俊杰。不过文化建设有的是另外的情形：在众人不为之处用功用力，然后开辟出一片大有作为的天地，造福于社会百姓。薪尽火传，文化血脉因此而赓续，岂不快哉？！

谨为出版缘起。

何志云

2004年1月

一点正
经没有

“你说，”我问安佳，“如果一个人吃饱了饭没事干，他怎么消磨时间最好？”

“睡觉。”

“睡过了呢？已经睡得不能再睡了？”

“他有没有别的本事？譬如治理国家、弹棉花、腌制猪头等等。”

“没有，一概没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他是不是很有追求？”

“追求得一塌糊涂。”

“他认多少字？”

“加上错别字有那么三五千吧。”

“那就当作家吧。”安佳平静地望着我，“既然他什么也干不了又不甘混同于一般老百姓。”

“也只好这样了。”我赞同道，“看来确实别无选择。”

“那就当吧。”

“当吧。”我站起来，走到大衣柜的镜子前怜惜地看着自己，“瞧瞧你都成了什么样子。”

“我问你。”安佳也站起来，走到镜子前仔细地瞅瞅镜子里的我，问道，“如果一个人两手攥空拳，无财无势无德无貌，他怎么才能一夜之间小家乍富平步青云摇身一变什么的……”

“去偷去抢去倒腾国宝嫁大款什么的。”

“既没偷抢的胆儿又没做生意的手腕还阳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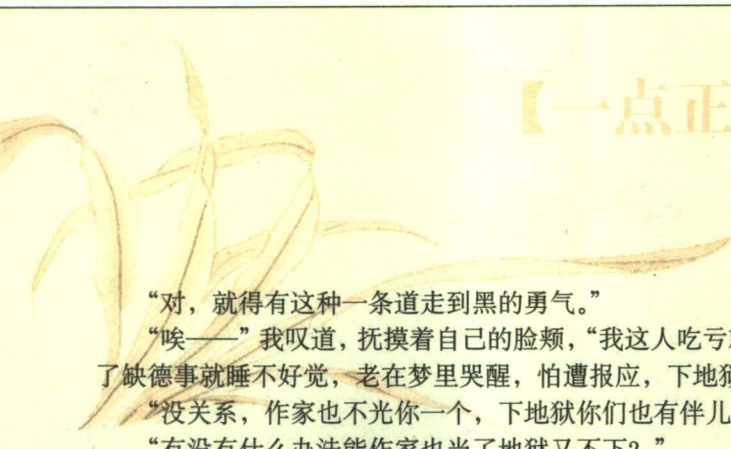
“脸厚不厚？心黑不黑？”

“厚而无形，黑而无色。”

“那就当作家，他这条件简直就是个天生的作家坯子。”

“那你还犹豫什么？”

“不犹豫了，下决心了，干！蒙谁不是蒙？”



【一点正经没有】

“对，就得有这种一条道走到黑的勇气。”

“唉——”我叹道，抚摸着脸颊，“我这人吃亏就吃亏在太善良，干了缺德事就睡不好觉，老在梦里哭醒，怕遭报应，下地狱。”

“没关系，作家也不光你一个，下地狱你们也有伴儿。”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作家也当了地狱又不下？”

“不下是不可能的，弄好了也许能楼层住得高点。”

“我要写啦，喂，我要写啦！”

正叠被扫地洗衣服热奶喂孩子吃饭的安佳一头蓬乱地回过头来看我。我坐在舒适的椅子上悠闲地抽着烟，桌前放着一本稿纸和一把五花八门的钢笔圆珠笔铅笔和毛笔。

“我要写啦。”我笑眯眯地说。

“写吧。”安佳看着我，“你脸也洗了手也净了屎也拉了连我的早饭都一起吃了抽着烟喝着茶嚼着牙花子你还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还没吃药呢。”

“……有这个讲究吗？”

“当然，写作是要用脑的，没药催着脑袋不是越写越小就是越写越大，总而言之是要变形的。”

“咱家有我吃的阿斯匹林胃得乐扣子吃的速效伤风胶囊红霉素另外还有你小时候用剩的大脑炎预防针牛痘疫苗你是吃啊还是打啊？”

“也打也吃。我不在乎形式，问题是这些药补吗？我不太懂药，是不是搞点中药吃？据说中药一般都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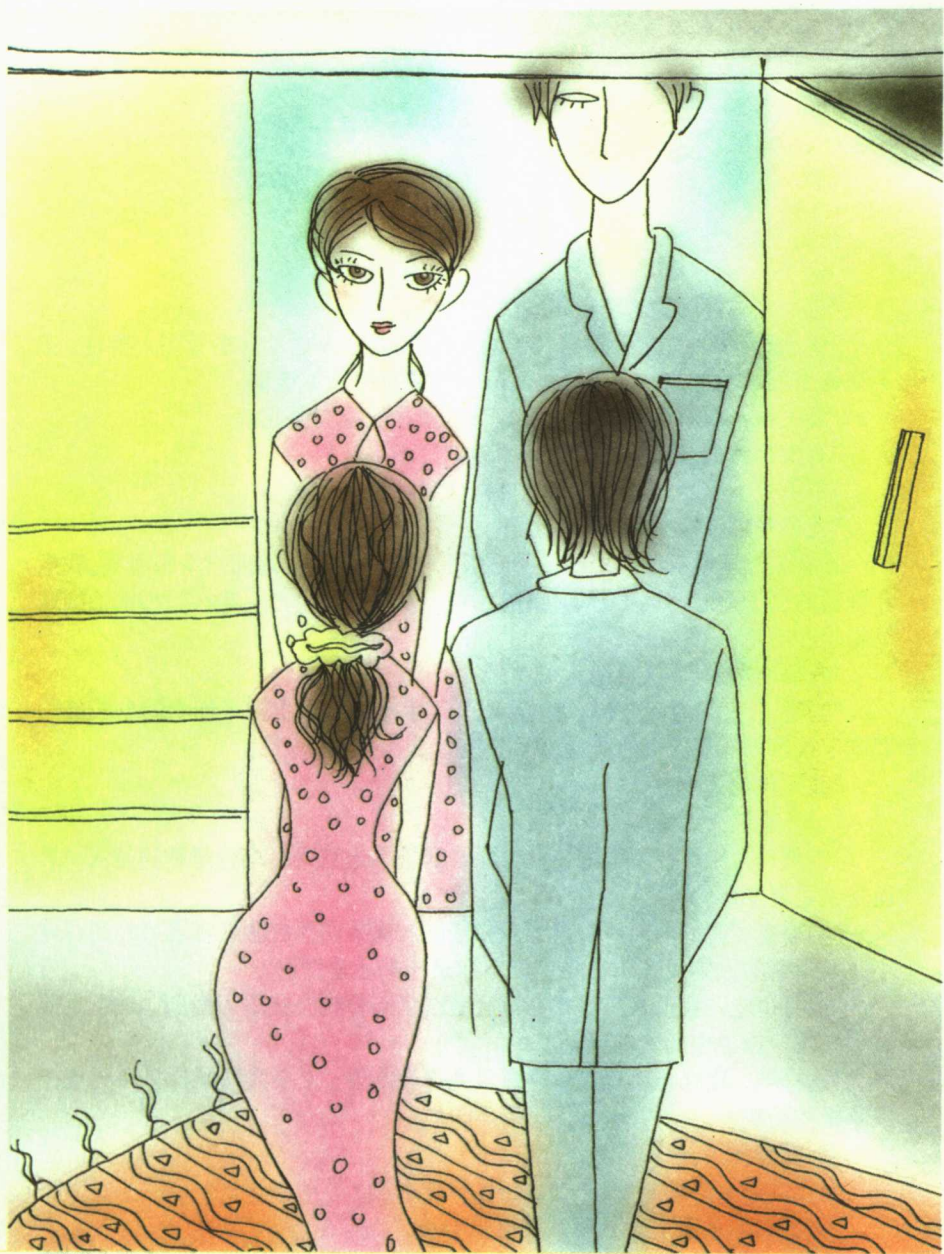
“这样吧，我这儿还有点乌鸡白凤丸你先吃着，下午我再给你扒点树皮挖点草根熬汤喝。”

“那就拜托了。”

安佳乱翻一阵抽屉找出一盒丸药：“吃几粒？”

“只管大剂量服下，补嘛，就得强力补。”

我吞丸子、喝水、伸直脖子、闭眼、痉挛，继而喘息不已眼泪汪汪劫后余生般欣慰地笑。



“那就当吧。”

“当吧。”我站起来，走到大衣柜的镜子前怜惜地看着自己，“瞧瞧你都成了什么样子。”

“我问你，”安佳也站起来，走到镜子前仔细地瞅瞅镜子里的我，问道，“如果一个人两手攥空拳，无财无势无德无貌，他怎么才能一夜之间小家乍富平步青云摇身一变什么的……”

“感觉如何？”

“果然爽快了一些。”

“那就趁着劲儿没过写吧。”

“你是不是把屋里灰再擦一遍，被子也叠得方正点，尿布什么的晾得离我远点，这样，我心情也愉快点。”

“可以。”

安佳迅速把屋里归置了一遍，使一切井井有条，一尘不染。

“还有什么要求吗？”

“我写什么呀？”

扣子坐在小推车里闹了起来。手指着自己吃了一半的稀粥咿咿呀呀叫着，手扶着车栏使劲往起站，一次又一次跌坐回去，弄出很大声响。

“不许闹！”我呵斥她，“无知的样子，除了吃就知道吃，哪儿有点书香门第小姐的感觉。”

“扣子不闹。”安佳过去哄孩子，“你爸给你办大事呢。妈得保他，他混好了，咱们都成吃干饭的了，忍耐一下。”

要不说穷人的孩子懂事早呢，安佳一席话，扣子便安静下来，乖乖地坐着，一副顾全大局的样子。

“写什么不知道？”安佳捋捋头发，在我旁边坐下，看着我，“就写你最熟悉的吧。”

“我熟悉的就是三个饱两个倒吊膀子搓麻将。”

“那不是挺好的嘛，当反面教材。”

“可社会责任感呢？哪里去了？我是作家了，我得比别人高，教别人好，人民都看着我呢。”

依着你，教点人民什么好呢？怎么过日子？这不用教吧？

“依着你，教点人民什么好呢？怎么过日子？这不用教吧？”

“得教！告诉人民光自个日子过好了不算本事；让政府的日子好过了那才是好样儿的。譬如吧，政府揭不开锅了你一天三顿赞助出一顿行不行？街上有坏人政府的警察管不过来你舍身取义成不成？得跟人民讲清楚，现在当务之急是让政府把日子过下去。你想啊，两亿多文盲，五千多万残疾人……容易吗？大家伸把手……”

“不会让人民得出政府累赘的感觉吧？”

“哟，这我倒没想到。”

“瞧瞧，我不提醒你你又要犯错误了。”

“就是就是。”

“想帮政府分忧，用心是好的。但帮忙也要策略，谁没有点自尊心？说出去也是个响当当的共和国，不能拿人家当叫化子打发，咱人民脸上也没光啊，还是多从自豪骄傲什么的入手。”

“你是说写古代？”

“我看可以，写古代人民的改革创业，劳动爱情。”

我扬起脸怔了一会儿，抽了口烟：“现在这国家是哪年成立的来着？”

“一九四九年吧。”安佳说。

“一九四九年以前是谁？”

“好像是台湾那帮人。”

“这帮人不能写。”我深明大义地说，“写也不能夸他们。再往前呢？”

“再往前好像是一帮梳辫子穿马褂的。”

“对对，我想起来了，那帮人的头儿是老娘们儿，跟咱好像还不是一族。外国人不能写。”

“再往前我也弄不清了，好像全剩下书生小姐皇后驸马黑头白脸什么的，话说的跟咱现在都不是一个味儿，动不动还爱甩袖子跷靴子唱两嗓子。”

“我看咱还是回来吧。”我说，“古代净是有钱人，咱从来猜不透有钱人的心。”

“非得教人民学好吗？”片刻，安佳打破沉默问。

“非得！”我说，“我是铁了心要宣传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叫他们都别管自个积德行善这辈子倒霉下辈子享福。”

“你这是不是有点玩世不恭？”

“那我不这么着又怎么着啊？仔细想啊，要不号召大家奉献，让自个儿甘吃亏蔚然成风，我怎么占便宜？”

“政府说过这话吗？别忘了政府可是为人民的。”

“当然，要不我们作家干吗？就是让我们把那一说就炸一说就翻脸的话拐弯抹角柔声细语地对人民呢喃着。”

“敢情这跟文学没什么关系。”

“文学？什么文学？野生的还是人工栽培的？多少钱一斤？”

“连文学都不知道。你不是要当作家吗？”

“我是要当作家，当作家和文学有什么相干？你真该好好学习了。”

“我又不当作家我学那干吗？”安佳站起来，走回扣子身边，继续给她喂已经凉了的粥，“不管你了，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

“这个问题不弄清我没法写。”我终于给自己找了充足的理由离开书桌，一边看着扣子吃饭一边逗她，认真对安佳说：“糊里糊涂地动笔，费劲不说，一不留神搞成文学那才后悔莫及。”

晚饭后，太阳已经落下，天仍然很亮，院里马路上都是摇着扇子散步的男女。

吴胖子站在他家阳台上，一边抽烟一边拿着一架儿童望远镜四下瞭望。

他的镜头内先是一个少女又说又笑的娇嫩脸庞，接着是一个皮肉松弛的老头子……一群腿跨在自行车梁上双肘俯在把上头凑在一起抽着烟聊天的半大小子……两个对脸站着推着儿童车的少妇，然后，我的脸被他的镜头捕捉住了一——那是一张深沉的脸，双唇紧闭，额发凌乱，两眼茫然，眉宇似有无限心事。走走停停，寻寻觅觅。

【一点正经没有】

吴胖子转身回屋，迅速地倒了杯凉水，奔回阳台。此时，我已经走到了阳台下，他稳稳地瞄准我将杯里的水倒下。

我蓦地停住，悲愤地仰起头，吴胖子在他家阳台笑得前仰后合。

“你这同志怎么这么没公德？你是谁家的孩子？”我在下面指责他。

他只是咧着大嘴啊啊笑，一边招手：“上来，你上来。”

我抖了抖身上的水，拐弯往楼后门里走，正碰见拎着竹椅出去乘凉的吴胖子他妈。老太太一见我愣了一下，瞅天：“怎么，落雨了？”

“嗯，落了几个雨点，全叫我赶上了。”

我上楼，吴胖子家门没锁，推开门进去，吴胖子还在阳台上瞭望着呢。

“又看什么呢？”我穿过房间走上阳台，“天这么亮，打立杆的都还没到位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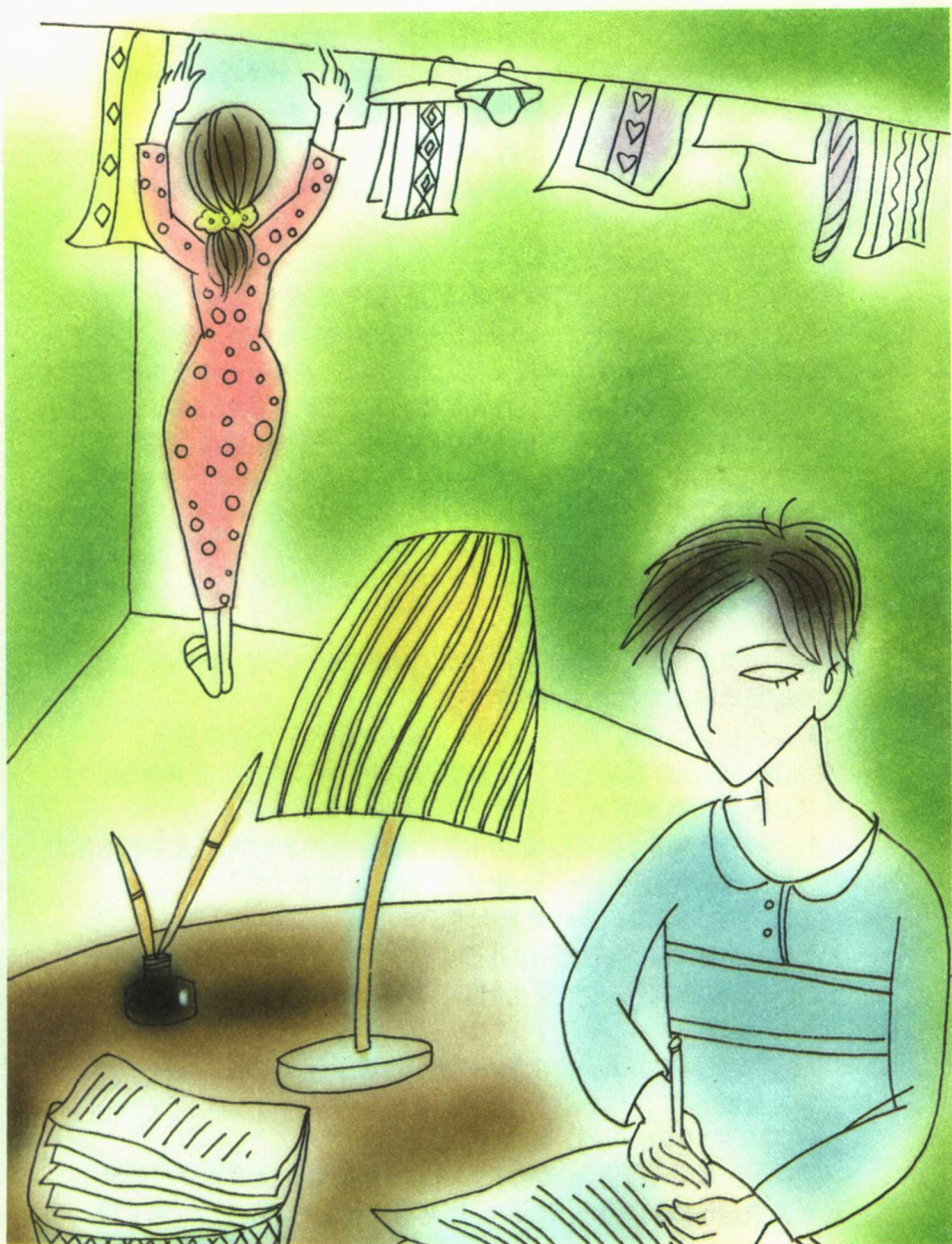
“不是我发觉你们怎么一个个都那么深沉，遭了雹子似的。”吴胖子放下望远镜笑着对我说。

“今儿除了我还有深沉的？”

“你看呐。”吴胖子把望远镜递给我，叉着腰抽烟，指给我看对面楼上。

我举起望远镜瞄向对面一扇窗户，只见刘会元躺在床上看书，遮着脸一动不动。

“给他打一电话，叫他过来。”



“你是不是把屋里灰再擦一遍，被子也叠得方正点，尿布什么的晾得离我远点，这样，我心情也愉快点。”
“可以。”

安佳迅速把屋里归置了一遍，使一切井井有条，一尘不染。

吴胖子回屋拨电话，我继续看着刘会元。只见他从床上翻身坐起，走到另一间屋子接电话。

“你是刘会元吗？”我听到吴胖子拿腔拿调地说，“我是那个《婚姻与家庭》杂志的，准备采访你……”刘会元在那边换了只手拿电话。

“听说你离婚了，非常痛苦……”

刘会元抬头看见了我，我冲他招了下手，他回头飞快地对着听筒说了通话。

吴胖子在这边哈哈大笑：“不要那么粗野嘛刘会元同志。”

接着换了正常声音说：“你过来吧……有什么事啊，不就是看本破书嘛，我们这儿对你的一举一动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快过来啊，等着你。”

吴胖子放下电话，拉开屋里的灯，打开电视，拿着遥控器选着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上停住。

刘会元磨磨蹭蹭，又看了两页书，拿了盒烟，带上门出去了。

我也从阳台回到屋里，就手把望远镜扔在沙发上，站在吴胖子的组合柜前挨个拉柜门拉抽屉翻看里面的物件。

“你怎么有这毛病，到人家就乱翻。”吴胖子一边看电视一边说。

我翻出一个精致的工艺打火机，拿在手里掂量着，啪啪打着火。

“这打火机怎么跟我刚丢的那个一样？”

“什么你刚丢的，这是我们哥儿们从汤加给我带回来的——搁下。”

我用这打火机点着一支烟，在吴胖子旁边坐下，“送我啦。”

“不成，我就这一个。”吴胖子探过身来抢，“我们这打火机是有意义的。”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劲？”我躲闪着，到底还是被吴胖子把打火机抢走。

“我送你一件衬衫吧。”吴胖子说，“小领圆摆你穿一定好看。”

“你穿过没有？”

“就穿过一次，水都没下。”

“是，你穿半年不下水，都能再揭出一件衬衫了。”

刘会元进来，进屋就说：“敢情就你们俩，我还当三缺一呢。”

“你来了不就三缺一。”吴胖子指使我，“你去到我们家对门叫一下丁小鲁。”

“这事都应该你去。”我批评吴胖子，“也是劳动人民出身，别养成指使人的毛病。”

“你说这人怎么这么斤斤计较？”吴胖子站起来，“那你们搬桌子铺毯子拿牌。”

“一点亏都不吃。”刘会元手指点着吴胖子说。

我和刘会元搬桌子摆椅子铺好毯子，把一盒麻将牌哗哗倒在桌上，从里往外拣“混儿”。

吴胖子丁小鲁一边说笑着一边进来，我们看见于观也跟着进来，便冲他点头：“噢。”

“你们打你们打。”于观又拉了张椅子坐在一边，“我给丁小鲁看着牌。”大家坐定，码好牌，立好规矩，开始玩。

“最近干吗呢？”我打出一张“风头”，问于观，“老没见你。”

“惭愧，不值一提。”于观帮丁小鲁打出一张牌，冲我道，“说出来臊人。”

“人现在写小说了——碰！”丁小鲁忙不迭地碰出三张“白板”。

我和刘会元相视而笑。刘会元说：“咱怎都混得这么惨啊？”

“怎么，你们几位也开始写小说了？”于观笑着说，“不至于吧？你们几个不是混得不错吗？”

“红中！我这字头没完了。”吴胖子直起腰抽了口烟，对于观说，“不行啦，生意不好做啦，你没听说吗？现在全市的闲散人员都转业进文艺界了，有嗓子的当歌星，腿脚利索的当舞星，会编瞎话的当作家。国家也是没法办，临街房都开铺子了，实在没法安置了，给政策吧。”

“咱这些人也是。”于观点头咂嘴地说，“明知道寒碜可也得干，老吃闲饭心里有愧呀。”

“唉。”我颇有同感地叹口气，“逼良为娼啊。”

“你这话我可不同意。”刘会元打出一张“九筒”，整整牌说，“再脏再累的活儿总得有人干，咱们不干就得有别的倒霉的干，你忍心吗？”

“就是就是。”大家一齐赞同道，“反正咱们也好不了，就让咱们粉身碎骨吧，能少一个青少年下水咱们也算值了。”

“别人瞧不起咱们也就算了。”刘会元激动地对我说，“咱们不怨命，怪咱自个儿，谁让咱小时候没好好念书呢，现在当作家也是活该！但咱不能自个儿瞧不起自个儿，咱虽身为下贱，但得心比天高出污泥而不染居茅厕不知臭历尽劫难兄弟再相逢一笑泯恩仇……”

“不过我就是难过。”我含着泪，泪眼婆娑地胡打出一张牌，“我从小那么有理想有志气，梦里都想着铁肩担道义长空万里行，长大了却……现实真残酷……”

我泪滴下来：“我爸要活着，知道我当了作家，非打死我。”

“你别这样。”吴胖子也红了眼圈说，“你这不是让我们免死狐悲吗。”

“都怨我。”我连忙拭去泪，强颜欢笑着说，“打牌打牌。咱们不说这丧气话，说高兴的，前天我上街捡一钱包。”

“对不起，我和了。”我刚打出一“三条”，丁小鲁不好意思地慢慢把牌推了。

“你们打算怎么写？”第二圈牌时，于观抽着烟问，“我是说玩什么主义？”

“我们是准备忧国忧民的。”我代表那哥俩儿回答。

“撞车了不是！”于观说，“我们哥儿几个也是准备忧国忧民的。”

“没办法。”我拆了一对“幺鸡”说，“谁让咱跟了共产党这么多年，咱们总是得了好处。”

上了岁数数学新派也难。”刘会元也打出一张“幺鸡”，“跟熟张儿吧。”

“上了岁数数学新派也难。”刘会元也打出一张“幺鸡”，“跟熟张儿吧。”

“可中国也就咱们这几个孤臣逆子了，虽九死而不悔。”我把牌按倒，“哥儿们上‘听’了啊。”

“忧国忧民难写。”于观说，“哥儿们写了七篇‘正气歌’看着都跟骂人似的。”

“可不。”刘会元盯着牌说，“倒霉事一写一串串的。都知道有病，缺的是药方子，给国家开药那可不是玩的。”

“我说你们都忧国忧民是不是单调了点。”丁小鲁打出一张“二万”，也把牌按倒，“是不是分几个人出来搞点现代派乡下嗑什么的。”

“乡下嗑我倒能唠百十万字。”刘会元也趴了牌说，“一九六八年我插过俩月队，乡下那点齜齜事听过见过也干过。”

“那你改唠乡下嗑得了。”我说，“不就是野合私奔让二流子操互相操那一套城里人不干的事全糊乡下人脑门上反正乡下人也不认字。”

“乡下人不认字城里人瞧新鲜。”吴胖子也趴了牌，“故事一律发生在黄河边高土坡饶用笔操了人还得夸你有历史感。”

“都上‘听’了。”我紧张地盯着每个人打出牌，用力拎起一张牌，嘴里喊着：“自摸！”

“自摸！”所有人都喊着，满怀希望地用力摸牌。

“自摸！”刘会元“啪”地把刚摸出的一张“七条”亮在桌上，随后把自己趴着的牌立起来推倒，“收钱。”

我一边交钱一边对上家的丁小鲁说：“你手也太紧了，一张牌也吃不着你的。”

“我又吃着谁的了？”丁小鲁笑着说，“下回喂你点香的。”



扣子坐在小推车里闹了起来。手指着自己吃了一半的稀粥呜呜呀呀叫着，手扶着车栏使劲往起站，一次又一次跌坐回去，弄出很大声响。

“不许闹！”我呵斥她，“无知的样子，除了吃就知道吃，哪儿有点书香门第小姐的感觉。”